

# 瀟湘漣漪

第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 關於重婚

山  
今

「重婚」這兩個字，在中國只有男性才能享有的。女性常也有重婚的可能，但必須要  
是死了丈夫的寡婦，才可勉強夠格。却也不是絕對許可的，你看那些古訓「烈女不嫁二夫  
，好馬不配雙鞍，」……「餓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的話，都不在責備寡婦的再醮  
嗎？因此我們知道「重婚」兩個字，是中國男性從歷史上就享有的特權。

我們再看中國歷代帝王，皇后之下，還有三宮六院，什麼三十六御妻若干嬪妃等，高  
興起來，便是年幼美貌的宮女，也可以任憑皇帝的選幸。只可惜有些女子被選入宮，終年  
連皇帝的面也沒有見過，以至於死。是這樣的公開一個男子重婚無數女子，如是王公大臣  
以下，亦莫不以三妻四妾為榮，遷移至今，社會仍狃於多妻陋習，隨便望去，稍有地位的  
人士，都莫不是娶上兩三個妻子，社會對於他們，總是絕對寬縱。不是說不孝無後，就是  
說名士風流，相得益彰，還有那些已有妻子又去嘗試戀愛的人，因為對方不肯作妾，結果  
常是離棄鄉下的妻，而去重婚，這樣的男子多是有知識的，和這等男子戀愛的女子，也多  
是有學識的。

在這寬容助長多妻制的中國，立法院在去年修改新刑法時，經全國婦女轟轟烈烈爭得一點法律平等權。——二百三十九條，「有配偶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亦同」，新刑法已於七月一日起施行，七月一日以前，每個男子嫖妓，與其他女人通姦，討姨太太，都是社會許可的風流行動。但七月一日以後，如果再有上項事的發生，經當事人——妻的告發，男子以及和他通姦的女人，都犯了國法，應處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了。

新刑法施行了，我想從今以後，多妻制式的重婚，將有一次澈底的改變，中國遇事落後，這點算是不再遺笑外邦。從今以後，男女除喪失配偶可以重婚，離了婚的可以重婚外，一切都應受法律的制裁。

說到離婚後的重婚，我覺得得到實惠的仍不是女子，一個離了婚的女子去結婚，比寡婦找對象還更爲難，我有個朋友，可夠稱才貌雙全的了。但小時候，家裏就給她定了人家，嫁過去，夫婿是個市儈，兩人僅同居一月，朋友生了一個女兒，從此她立誓不和他復合了。結果，她延請律師解除了這痛苦的婚姻，男的不久又討了妻子，如今已兒女成行了。女的今年快到三十歲，已在某大學畢了業，以她的才貌，自有不少的人追逐她，但知道她是一個離婦時，便又中途撒手了。她忍着苦痛便詭稱未婚，有人問她女兒的照片是誰，她說是姪女。然而在許多熱愛她的男子中，竟沒有一個能了解她的離婚的。她如今仍是獨自孑孓在人生道上，作了那包辦婚姻下的犧牲者。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女子合法重婚的困難，與現代男性心理之一斑。我們再看婦女刊物婦女共鳴上面載着一個這樣的消息：

美女作家離婚再醮

——（美國里諾）名小說家賽珍珠女士，今日已與其夫布克教授離婚，一小時後即復與紐約出版家華爾許在此結婚，賽女士以受其夫心理上之虐待，致健康受損，引起身心不安、為離婚理由，其二女則由布克教授教養，資產則予平分。（六月十一日國民電）

按賽女士曾在中國任傳教師職多年，所著小說，多為中國農村生活，最著名者有「福地」一書，賽年事已高，僅以「心理上虐待」訴請離婚，離婚後不到一小時即與人結婚，吾國男女聞之，不知將作何感想。我覺得宗法社會中的女子要掙扎到離婚結婚絕對自由仍是一樁難事，而男子能不以重婚歧視女子，若是沒有相當的學問與見識，也是很難得做到的事。

# 流浪

攻君

人生原是似那行雲流水般的到處作客，有時天涯落寞，有時異地飄零，有時笑浮在唇，有時酸苦入骨，有時淚滴中宵，有時灑宕不羈。但從酸苦淚痕裏會體驗到人生意義許多的真諦，從灑宕歡樂中可以發掘宇宙間多少偉大。這一切的一切，如果你能從記憶的匣裏去遐思去冥想，至少含有決大人生味在內面。

然而，流浪者的心情是各各異趣，正如人世間各個不同的面貌似的。如果你是為厭惡現實環境而渴望去到另一個空間享受些新鮮空氣的獲得，或意想在這理想的世界中取得無限人生的真善美藉以充實自己內在生命的源泉，只要你肯努力地去尋找，理想中的燈塔就會展開在你的眼前，並且，每一個地方的主人，都很客氣的對待你遠方的客人，只要你友情般的去接受異鄉中的許多溫馨的富麗，自然，一點不覺客地之寂寞故鄉之可戀了。

有的人，是因受生活之趨使而不得不去作客忽然流落他鄉，外感處處陌生，內在的痛苦時常充滿心胸，所以偶遇小困難或不得意事時，寂寞之感便湧上心頭而起歸園之感。這非但得不着一點異地同情，便像漪漣一般的微溫都不會盪動你的心弦。

還有，像中外古今多少忠臣義士學者詩人，常因有不滿於當代的國君或受小人之讒而被逐去國離鄉的，在中國像范增以項王之不見用而立去漢，李斯因秦二世之不見用而逃亡他國，屈原因受小人之讒惑於楚懷王遂因此憤世竟鬱鬱投汨羅江而死！在英國像雪萊，濟慈，拜倫，他們三人都是因有超人的天才，所以也才為當世社會所逼壓，因此對於祖國而灰心失望，去開始過泊流浪的生涯。

本來為人就應當發揮自己的天才和志趣，不應當做出那般送往勞來戰戰兢兢地屈伏在強者胯下忍辱苟活的態度，我們知道一個人受了暫時的磨鍊算不得什麼，要能永久發揮自己志能才有價值。況且在這泡沫般的人生過程中，渺小的人不過如浪花之在汪洋大海裏的一濺便消隕了。究竟含有多少意味？如果尚不能在這一刻那間中痛痛快快的去生他一下，如此人生也實在太無意義。換句話說，只要不違背真理不誤解人生不忘却大我時，縱受盡坎坷磨折，即使擲大好頭顱亦在所不惜！

的確，站在時代前面的人，他因為有特殊的天才和見解，不是凡人所能體會得到的，因此，總是要為當時社會所不容，為庸夫所反對的，證諸中外，莫不皆然。

所以，有許多聖潔的詩人和超士，常常因受不了當時社會環境之逼壓而甘願去過些漂泊的生涯都不願偷生苟活下去的死了去了。

但仔細研究下去，我們會知道，凡是意志超越或天才超越常人的智慧者，總要受盡人

忌的厄運，因此，在他一生歷史過程中，時常有不幸的滲痛飛迸！正因為他們有不幸命運之一生，所以也才能使他們發生不滿一切之一切，進一步去分析社會，真切的去體驗人生，故我敢大胆地說：假使屈原不流放到湘水之濱，他是不會寫出他一部千古不朽的——離騷——的，若是拜倫不受英國社會的異常逼壓，他是也不會寫出他偉大的傑作長篇却爾特哈爾特的遊歷——[Childe Haroldspilgrimage]——的

自己原也常因着內在生命源泉不斷的滋長，於是不覺乏味人間世一角的環境而立生去鄉作客之想，每當一有此思想時，我便決心的去了。我便決心的去了。不論這流浪是酸苦是甜蜜，抑或是毫無意義的，那可完全不去理會，因為一經發覺到現實生活之不得意時，便感到當前的宇宙已經絕滅了光彩，惟有理想的前程才是光明的天國，錦繡的樂土，惟有發抒自己的志趣和思想，才感得些人生的意味，這便是我潔白的靈魂所示：

——我仍是自由的寵子——

「愛好自然」，這是做了我生命的象徵，祇有沉浸於大自然的片刻中，是覺到生命之無限，自己似乎已和自然相融洽同化了。歡喜過流浪般的生涯，也正是為含有此道理在。

再因愛好文藝，所以總想多走路多看世界，藉以充實內在生命的源泉，和擴大研究文藝的力量。至於一定是否能成功自己的希望，那倒也不在話下，橫豎我也並不想在什麼文學史上有記載我的一頁，只不過為了自己性之所好好之，如是而已。

任伯濤在所著之志給在文藝者的書上曾啓示我們：『登上文藝之山，是可以使達人由醒而醉，使俗人由醉而醒的：達人們平心靜氣地一登上那座文藝之山，靈魂便立刻與自然美融洽而成悠悠的宇宙中人；俗人們終天做人世迷夢，而一經忍氣登上那座文藝之山，那迷夢便忽然覺醒，遂對於宇宙認出同情之光明了，又從這個光明裏認出人間之一切醜惡了。』對此議論，我有了同情之感。於是我介紹了出來。自己雖不敢稱爲達人，然而也願做個俗人忍氣登上文藝之山，來清醒我對於人生一切的夢，一切的醜惡，深邃的道理不必談了。

一個文藝家或詩人，都必須要多遨遊名山大川以擴大自己的心胸和所學的領域，以後，方可以寫出和畫出偉大的作品來。我深了解此意，曾一度住在北國，欣賞那裏的許多古香古色，養成我一些崇拜與景仰古帝王威權的偉大，也曾迷惑在上海，五光十色，烟霧漫天，使我除頭昏腦昏外，一無所得。倒是住在西子湖畔的兩個春天，整個頹喪的心情與飄渺的靈魂才算清醒，白醒過來。後來到處飄泊，二十年來江海常爲客，於今又流浪到湘水之濱了。

自然，當我每到一個陌生的世界時，我總懷有很大的奢望，同時每個新世界在我的心目中總是能啓示遠方客人的無限生意。況且，湖南是一個熱情的地方，只要肯努力去發掘這裏無盡藏之珍寶，失望是不會到來。我如是安慰自己。

雖然到處還是黑暗踐踏着光明，虛偽遮飾了美善真，金錢支配了人生的全部，但我總熱烈的希望：時代的浪潮會湧出偉大的光輪！使我這流浪者喲，不致走向迷離徬徨的幻境，能得充分的生命源泉，完成我理想的前程。

這不是什麼偉大作品，這僅是流浪者的一點心情。

### 介紹：

宋紹謨著作

百葉集（四版）

初春

紹謨三年集

二角半

三角

三角半

長沙南陽街開明書店

# 乳母

蓮影

當落日的金光斜照在柳梢頭的時候，西山上的楓葉，晚霞映照著，好像吃了葡萄酒似地緋紅，山邊矮小茅屋的煙囪裏吐出一縷縷的炊煙，這炊煙飛昇在空中掩蓋了紅霞，傍晚的大地也就成爲深紫色了，流覽八大處的遊人，都帶着滿身的倦態向歸途邁進！

小茅屋頂上的炊煙消滅了，屋內十分幽暗，在炕的一角，坐着個黃瘦面龐的青年，拿黝黑粗糙夾了蒜的大餅在吃，眼睛呆視空中，彷彿在苦想什麼，炕的另一角落的爛絮上，睡了一個長不滿尺的嬰兒，身上蓋了一件破爛不堪的夾衣，本來是鮮紅的小臉，更凍成烏紫色了，放着尖銳的嗓子「苦呱，苦呱」地號哭，頭在兩邊輾轉，張着小口像找尋什麼在無目的地吮吸，青年人把注視在空中的目光，移向孩子身上，愁着眉搖了兩下頭，放下手中的大餅，走到床前，把小孩抱起來，嘆惜着說：「小傢伙，唉！可憐！你太不走運了，誰叫你生在窮人家裏？我把什麼喂你吃呢？他媽的，今年不遭乾，咱家爺兒三多好過日子。自從結了婚，多早晚就想生個兒子樂樂，傳宗接後，這個小東西，趕巧在荒年頭出世，怕兩口都要餓死了，沒法，你的媽只好把你拋下，把你吃的奶子進城去賣錢，自己混口飯吃

，掙幾個錢回來養我養你。青年人說着像瘋狂似的扯了嬰兒在房裡徘徊，一聲聲只叫兒子別哭，爸爸比媽抱得好。」還不能識別好壞的嬰兒除了有奶就是娘；就能止哭外，這個青年爸爸的撫慰，徘徊，終於失了效力，哭的聲音愈尖銳而帶嘶啞了。青年人拿起棹上一杯微溫的開水喂給餓了的嬰兒吃，他的眼中熱淚一棵棵從自己的面上流到小孩的面上的。

在城市裏一個高大紅漆門的洋房的窗內，傳出一種溫柔清脆的催眠聲音，青年婦人的懷抱內躺着裹了法蘭絨氈子的小兒在吸乳，另一個沒有吃的乳頭，却流出許多稠粘的乳液，女人看看小孩，看看吃不盡流出的多的乳液，長嘆了一聲。嬰兒吃飽了睡了，婦人把他輕輕地放在床上，自己也陪着小孩睡下。她真是一位仁愛溫柔的慈母，然而面龐上交織了慘苦憂鬱的陰影。

在靜悄悄的夜闌時，忽然驚醒了。好像被一種嬰兒底尖銳的哭聲驚醒了，他睜眼看了下懷裡的小孩，還是那末甜睡着，她纔想起懷抱裏的不是自己的兒子，是金錢。哭的纔是她夢魂繚繞咫尺千里的愛兒！她覺得睡在她身邊的小孩太可惡他有什麼權利佔有她？他爲什麼要離開他們母子夫婦？她又覺得她太卑鄙，太殘忍，放着自己的兒子不痛愛，讓他餓死，而撫喂這個素不認識的人家的兒子，唉！這是什麼意思呢？她於是離開了床，離開了小孩，在房裡徘徊，要投奔到自己丈夫的懷裡，抱着自己的兒子狂吻，撫摸，把別個兒子曾經吃了的乳頭放到自己愛兒的口內，讓他飽吃一頓，她的面上充滿了得意的快樂的微笑

，然而睡在床上的小孩哭了，她微笑着走到床前，俯下身抱了起來，從窗戶透進來的水一樣的月色，照在小孩的脸上，她發現這哭的不是自己的兒子，她的心是何等慘痛！微笑沒有了！熱淚從眼內流出來掉在小孩的脸上，前房傳來一種女人的聲音喊叫着：奶媽平兒哭了，你怎末還沒醒啦！

新發明

# 電機襪

愛國諸君請購

三好牌電機襪

三好牌之特點

鬆緊合度 穿脫自如 顏色堅固  
永不退毛 加根加尖 質料精良  
式樣優美 如蒙惠顧 定價低廉

廠設學宮門

上篇灣

十三號

藥王街

總發行所

偉綸公司

# 激動（獨幕劇）

彭尼

人物：兄 妹，音樂家。女（漂泊者），退伍兵，少年農人。

時代：現代。

佈景：秋天的郊野，一切都顯得蕭條，靜寂、遠遠：有小山，樹林。片片的浮雲泛在藍色的天空裏。

開幕：一位年約二十的青年人，挾着一個很大的包裹，疲乏的，匆匆的跑到這寂靜的郊野，吁着氣，望了後面，接着，便坐了下來。

兄：唉！幽嫺呢？

（淌着淚）

兄：啊！難道他………失踪了嗎？（正欲爬起，忽的，一位十七歲的小姑娘匆匆跑來，同坐草地）。

妹：啊！哥哥！

（相抱作驚喜狀）

兄！妹妹！爲什麼你竟離開了我呢？剛才。

妹：（泣）不是，……（指着來路）哥哥，你看！

兄：（望着遠遠的）喲！爲什麼那面又起了火花哪？！

妹：哥哥！宇宙間不是到處充滿着荆棘嗎？這可怕的荆棘，不是緊緊地將我們桎梏着吧？

哥哥！我們何日得安寧喲！（泣）

兄：妹妹！要得安寧，那麼——那麼只有掙扎！只有從荆棘當中，找出我們的出路，找出我們的光明！

妹：哦！可是我們的光明失去了哪！

兄：（駭然，遲緩地）失去了吧？妹妹——

妹：不是麼？我們的故鄉，我們的父母，都——都已毀滅在煙火下哪！（泣）唉！那藍色的天，那黑色的森林，那森林下的一灣湖水，那湖水旁青青的草地，這些這些，哥哥喲，我們都得緊緊地把握住——然而，這，這已是一個深深的幻想，我們的光明已全然被浮雲掩住，我們從何處再能尋來我們的光明呢？（號啕）

兄：（撫着妹）啊！妹妹！光明被浮雲掩住吧？也許，將來有一天的時候，浮雲也得被狂風吹掉吧！

妹：（苦笑）哦！我得這麼想，可是，哥哥！我們已是流浪了哪！

兄：流浪了麼？（愕然）妹妹！——

妹：是！你不見到麼：長白山的風光，我們只能夢中見到；那溶溶溪喲，我們何時重能垂釣！

兄：唉！（泣）我很傷心，妹妹！我嘆我太藐小了！我不能拿出我的氣力，我不能滾我胸頭的血浪。我眼見到故鄉成爲灰土，我眼見到溶溶溪染上了血色，我只能逃！我只能卑怯的攜了你。我遺棄了家鄉，我遺棄父母，——我啊！我只是世間惟一的罪人呢！  
（號啕）（忽的，遠遠一陣樂奏，傾聽）

音樂家（內唱）

寂靜的郊野迫在面前，  
我凝望着這灰色的天，  
天喲！

爲什麼？

甜蜜的家鄉！

竟化成了黑色的烟！

黑色的烟，

牠是否會知道：

年老的雙親，天真的弟弟，

——流落在天邊？………………

（上。穿着襤褸的西服，手提小提琴）

音樂家：（見兄妹兩個，詫異又唱）

遠遠的看到飄繞的荒煙，

心啊！像死灰又復燃！

那不是舊日的遊地！

那不是舊日的田園！

可是啊！可是而今——

只剩到——

無限恨綿綿！

………………

兄：（見音樂家）呵！朋友！

（起立，妹亦起立，相握手）。

朋友，你的歌聲，夠使我們傷心哪！

音樂家：（微笑）什麼？傷心吧！我很抱愧！

兄：不，誰說呢？朋友，你夠彈出了我們的心絃哪！（頓）唉！三年前，我也曾在雪山上彈着Castor，我也曾望着溪水的流，浮雲的飄！

可是，現在呢？雪山已不是從前的雪山，雪山充滿的：只是殺人的利器！可憐的屍骸！而溪水呢？（長嘆）唉！溪水只是充塞着無窮的紅流哪！（妹拭淚）

音樂家：（驚駭）啊！充塞着紅流嗎？！

兄：可不是！在我從家鄉逃出的時候，我親眼看到：我怕！我怕那紅流上面浮着的屍骸！  
音樂家：（似有所悟）哦！屍骸！（含淚，又唱）

我聞得人言！

親愛的雙親喲！

莫不是

血染紅流內，

屍露雪邊？

你不肖的孩兒喲，

在天涯地角，

怎知你含着深冤！

唉！這痛心的沉冤！（號啕）

兄：（慰安）啊！朋友！別這傷心吧！

妹：（亦勸）是啦！傷心也沒有辦法的呢！

音樂家：可是，怎叫我不傷心呢？我整個的心哪，已全然地破碎！（頓）不是麼？家鄉一片焦土，而我最親愛的雙親以及弟弟哪！也是這麼的——這麼的死寂了呢？（三人均泣）唉！我恨我——我恨我太孤寂了！我爲什麼要挾着這樣的東西，漂流西東！我爲什麼要沉醉在南國的風光裡（長歎）

唉：我們不也是一樣嗎？（泣）

兄：說來慚愧！朋友！你在南國，你失了家，這：那能怪你呢？我們——我置身在北國，置身在家鄉，也竟然將我最親愛的雙親遺棄了呢！——（號啕衆亦泣）

（未完）

北正中街 **廣東商店** 內設飲食部

新增一支店開設又一村

採辦新奇各貨 特別廉價歡迎

# 寄廉柏

玫君

人生原是似這般的流水行雲，  
朋友，你是走遍天涯，  
又要去向遼遠的前程。  
我雖沒有你一樣的到處飄零，  
我却有你一般的落寞心情。  
自從你別去了這座古城，  
古城裡的一切呀，  
已沒有往昔的那樣溫馨。  
百合花雖開開了，  
可總引不起我心頭的歡欣。

一個人去到我們曾經徘徊過的湖濱，

幽靜的湖面起了一陣兩陣波紋，  
我默默地對着水中的影子，  
我偷照岸旁垂下的柳絲，  
人去後，只留下孤獨的淒清。

聽說那兒有許許多多的偉大學者，  
他們正在推動着時代的巨輪，  
努力的去發掘宇宙，  
努力的去發掘人生，  
他們要實地的去踏上理想中的路程。

我在遙遠的地方冥想；  
定縣的到處一定充滿着「新生」，  
牧羊的姑娘已經知道數着天上各種星球的名字，  
年青的農夫也已曉得人工以外還有機器可以代人，  
粗俗醜陋的村歌一定會變為雄壯清醒的聲音。

朋友，你正是一艘救生的船隻，  
許多溺在水中央的待斃生命是期待着你的援救呢，  
你要不管暴風雨的狂捲和怒潮的吞噬，  
你得掌穩了船舵，  
從死神的手裏奪回無數的生命。

樸質的鄉村，  
沒有醇味的咖啡，  
古老的山林，  
却埋藏着無盡的黃金，  
假使你要尋找黃金，你將要忍苦耐勞的埋頭前進。

德意志是從堅苦困難中復興，  
埃及的金字塔是從最低層堆起，  
新大陸的發現是哥倫布一人，

一切事業的成功，  
是建築在有一「最大的決心」！

朋友，開足你的馬力呀，  
向着急流的地方邁進，  
因為那裏缺少救生的船帆，  
也有愛惜他們的船隻比生命還要緊，  
只有青年才好擔起這份重大的責任。

北門外

洋火局

# 和豐火柴公司

本公司為提倡國貨 抵制舶來 振興實業 救濟萬餘名貧  
民生活起見 特聘超等技師 改良精製

狗牌 三友牌 雙錢牌

各種火柴 廉價推銷 歡迎批發 凡熱  
心購用國貨諸君 亟盼惠顧

# 屈大夫

李人厚

「這是什麼地方呢？怎麼這汨羅江也失去了她美麗的顏色喲！」屈大夫懶懶地睜開了眼睛，他從恍惚的大夢裏驚醒了，他深濃地行了一個長的呼吸，一種無邊的悲哀的情素，抓住了他，他不知他失去了什麼，然而他又似乎有些興奮，雖然他不知道這一個夢是甜的，或是痛苦的，同時這驚醒是不是美好的，或是醜毒的，在這些屈大夫都是茫茫然，不過他總有些興奮，原因就是他醒了。

究竟屈大夫是興奮的麼？由一個空虛的夢，展到現實的確那是應該興奮的。猶之一個小孩在夢裏他看見他的母死了，僵冷的屍體，壓在他的周身，他絕望的恐怖的哭了，然而撫着他的，正是他的慈愛的母親，他抽泣着夢裏的餘哀，他內心感到一陣無上的安慰，他是否不興奮呢？不輕輕地吐着笑意的微歎呢？

可是事實上，屈大夫是下意識地哀愁嘆了。

「這是什麼地方呢？怎麼這汨羅江也失去她美麗的顏色喲！」

屈大夫擦了擦眼睛，似乎人是異樣地清醒了，而然他醒了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在一度靜靜地搜索之下，屈大夫欣欣地笑了，他想到了懷王。

「我應當去看看他，我終是他底臣子！」可是楚國呢？懷王呢？他真不相信他是醒了，真的，也許他仍在夢中，這更不過是夢裏面的夢境。

他終於較為清醒了，未從有過的清醒。不是麼？他已記得他是跳進這森浩的無邊的江裏的。現在他是醒了，但那是幾多年歲了呢？

屈大夫蕭索地啜泣了，他知道，今天是五月五日，也許這是投江的時日吧？可是到現在究竟是幾多年歲了呢？

屈大夫在無止地徘徊，他用力地更睜開些眼睛，他看到無窮量的人，無窮量的船，在無邊際的江上，瘋了一樣地行駛。

人們在采烈地歌舞了。

這對於屈大夫會不會感到愉快呢？實在是感動地流着淚的。這采烈的鼓舞，那是紀念他的死亡。同時，現代是比當時更不同了，顯然地不同了，在這天，誰個不會展開一個笑臉呢？誰個不是很富裕地吃着食物呢？

「多美的現代的人間！」屈大夫伸了伸懶腰。

可是在若干時後，屈大夫他覺得自己的眸子不行了，他不看見一切的事物，他不看見太陽，他不看見人間的笑臉，他僅僅地只看見一片無邊的黑暗，在無邊的黑暗裏，都充滿

是絕決的痛苦的啜泣，和鬼魅一樣地饑餓的呼喊。

「怎麼……？」爲什麼他們不好好地用豐富的筵席和欣快的態度紀念他呢？爲什麼他們要鬼一樣地絕望的呼喊呢？難道，他的死是無謂的麼？

屈大夫不得不懷疑了，是的，他開始自覺，他爲什麼要死，爲什麼要做那一部離騷呢？人間幾千年來的隆重的紀念，倒底是爲了他的死，抑或是爲了他陰鬱的，激動的離騷呢？

「死，那是爲了不忍見楚國的滅亡，我毅然地跳進了汨羅江。」

不過這悲壯的死的代價呢？況且現在楚國在那裏呢？現在有冇有這個小小的國度呢？這一些都不得不使屈大夫難過了，他的碎破的心，益發地破碎了，失望咬住他。

他後悔了，他爲什麼要醒過來，在夢中不是很安閒和甜美麼？汨羅江底江波無窮個的撫着他冷靖的心。

爲什麼他們不願紀念他呢？不願紀念他，難道他們這些瘦得只剩了皮和骨的孩子，只會挨着飢餓麼？他們會要絕食麼？

屈大夫是清楚了，他頻頻地吟着激動的詩。

「爲麼不給他吃呢」屈大夫忿忿地哭咒了，比投江的時節還要忿奮，他搶着人家吃不完的東西，都給了他們。

長沙八角亭

# 瑞豐綢莊

夏令摩登衣料到

齊特殊大廉價任

憑選用包管如意

電話：九九六

然而他們爲什麼不吃呢？他們是永恆地奴馴麼？他們爲什麼會看不見我呢？我真是死了麼？在汨羅江的那次是真正地死了麼？

「爲什麼我是死了呢？」無邊的失望和哀窘，緊緊地咬着他底心。

他更懶懶地歎了，我再不會有着一淚的眼淚，人間那是決不會使他滿足的。楚國，端午的節氣，人間，沒有吃的飢餓的人羣……黑茫茫的一片。

「歸來啲！」汨羅江有親切地叫了。

——在文友社。

# 示瓊

雲生

來，比一比我倆的情，  
倒看誰的熱，誰的深，誰的真；  
來，比一比我倆的心，  
倒看誰的狠，誰的硬，誰的冷；  
你像天上不測的浮雲，  
太陽照着你動搖，  
風吹着你飛跑，  
冷氣會使你變成冰雹，  
是的，你曾經給我過許多的笑，  
那就是我實在的煩惱，  
過去，你說慚愧，  
那話像白刃刺入我的心裏，

不錯，因為我使你在家中不和，  
我的罪惡，我的過，  
我是敵境上的奸細，  
我是糞坑裏的蛆蚘，  
做過的事，我絕不懺悔，  
即使一萬回中沒有一次對，  
白晝掛在我的身上，  
我不能撒謊，  
宜城這以後要我歸來什麼想，  
受情是毒蝎，  
咬著了人緊緊不放，  
掙扎吧；週身已帶滿了傷，  
這日子好過不好過不由人想，  
我願永遠地去流浪。

一九三五，夏在長沙。

# 人間漫記之三

黃華

七年前的生活，夢一般的憧憬，花一樣的輕盈。自己洒落胸襟躺在幽靈的懷抱裏，帶着些幼稚的煩惱，有閒階級的苦悶，寫些輕盈散麗的文字，也頗自引爲聰明俊逸，七年以後，在社會內混了兩年，吃了些小小苦頭，在神經過敏的她，不禁對於一部份哲學懷疑起來——當然她對於牠並沒有深切的瞭解。

旋轉！旋轉！混！混！混！

她經過了幾個環境！

過着的是窮困焦傷的生活！

把這些生活拉雜起來，包含的是：妖冶，惡毒，嫉視，侮辱，困頓，輕浮，愚蒙，變幻……

她個人所得的結果是：肉體的蒼老，心情的破碎！

但是她永遠還是沒有脫離X城，永遠脫離不了這狹小的籠：

總之：在那裡曾經見過所謂上流人，但他們並沒有她理想中的那麼嚴正，高潔！曾見

過所謂的英雄，也並不是曾認爲那樣愛國革命的鐵血男兒！曾見過……也不是……

處在那虛偽的環境中養成了自己不信任任何人的那種習性，使她連平日認爲很好的人都很難相信他。

她似乎感覺社會生活中的人，是要消滅真實的個性和職業的界限的，另外加上一層巧飾的個性表現和職業地位，嵌進一個大衆混合的模型中，去順合人情，不一定需要別人來判別的。

她曾經穿着薄薄的淡色舊衣，坐在圍椅上，靜靜地發愁。悲慘慘地注視着命運之神，不是需要牠降福，不是想反抗牠，却是在牠的面前由心的重壓中疲倦地悠悠地休息着！痛着的心，冷寂的唇，深憂的眼，精神病態的臉！她只剩的是這些這些！

她的眼睛總是憂愁的——心上的淚，浸潤地流到淚腺內，便形成那一對深愁積恨的眼！

抬頭望見窗台上自己的照片，眉兒，眼兒，唇兒，很泰然，很幽雅，這決不是她！這一個坐在椅中暴棄了的肉體才是真正她！

嘴是緊閉着，心兒在悠長地歎息——她是一個不幸的青年，一個經過長期虐待的女子！

也曾經做過某種事情！以及某種某種事情！

但老是不離開×城——狹小滯的籠！

身勞心病，世味飽嘗！

她曾經窮到連信紙都沒有，曾穿過很難看的衣服，披了俗不堪耐的顏色的舊圍巾，在馬路上走——怪婦人似的！

總之：過去是恬靜，以後是努力地恬靜，以後呢？她的經過了幾番打擊的心已經萎縮得痛起來！

人爲什麼活着？她真是一點也不懂了！爲什麼要去努力？她只能想到這是不負責的爲天下後世求利益，你看努力於一切，結果自己死了，自己真的享受什麼！後代的人也同樣享受着前人賜與的東西，繼續努力下去，永遠是這樣替後人行方便之門！

她想寫點什麼來起載人間慘酷的痕跡，但是怎樣寫呢，以前是「少年未識」，以後真是「欲說還休」了！

怎樣寫呢？那時候，有幽妙的思想來寫，然而沒有入世的經驗來充實，這材料；可是，等到世態人情，也經領略了一些，又失掉了一顆幽妙的心。

怎樣寫呢？日間簡直沒有空腦筋來想這些；思想偏偏到夜間便來了！然而，一萬戶明燈搖四墜，災非房內陪是漆：「她又沒有錢點燈，——她曾經倚在玻璃上偷了別人的燈光寫東西，因爲恰思想在那時來了，是要趕快趁機會記上去的。

## 小言

蓮

作人即是進入社會的爲人之道，似乎深藏了神祕的神秘，因爲有「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操而「遇」進在衆上。」這其間自有許多許多因緣在，因緣者包括了裙帶，鄉黨親族，世誼，年誼；……此外能有一種超乎衆上的作人秘訣爲最妙。所謂遇不遇者，就是會不會這種做人的技術。有了後面的一項法寶，即沒有前述因緣，那些能薄操濁的小子，也一樣可以登王者之堂，可以凌駕才高行潔的士大夫，而遇；而進在衆上。

人而德薄且操濁，又不欲退在下流，只有進以研求作人之道，學吹拍捧，及至盡窺三奧，運用得手，自會風順一帆而有干青雲直上之日，於是乎氣洋洋，態驕驕，一搖且三擺矣！

據研究該項技術有素者聲稱，凡欲學習作人技術的信徒，須具以下種種方爲合格。

要伸屈無骨如蚯蚓，迎富惡貧如狗，作威福如狐狸狠毒如蛇蠍，兇猛如狼虎，尤其要有一個時冷時熱，忽長忽圓，又油又滑，善哭善笑變化多端的面孔，設上天假緣生就一幅姣好艷麗的面孔則更幸運，不在此例。最忌有熱血，有廉恥，有同情，有良心。

有了上述資格，便要八面玲瓏，四方圓通，蓋人之初入社會，好像是個多角的水晶體，必須把那些角磨成圓混混，溜滑滑，光亮亮的晶球，於是識者「遇」——即是前述之遇——而欣賞玩弄。雖然，其球之圓之滑之光芒復吸引識者注目竟至愛悅，甚且耗費多資以羅致，於是球亦玩弄識者矣！

久之人球不分，結果只是彼此互玩，彼此互用，彼此互利，在世界擾攘裏佔據着絕大的勢力圈，既富且貴，悠然自得，不遇者遂永無抬頭之日！

八角亭

## 日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去因為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夏季舉行大廉價

## 編後寫

自從李芳蘭君去定縣，本刊第三次又與讀者相見了，但這是多麼不景氣的一個現象，我們的編者五人竟有三個人不能到，張南燕君害病到湘潭養病去了。此次她一篇有連續性的中篇小說「風雨之夜」竟要停刊一次，因為她病了不能執筆，所以不會把續稿寄來，這個要請讀者原諒的。陶致君家務繁冗，孩子又病了，然而她在看護孩子的病榻旁，還寫了一篇（流浪）和「寄廬柏」，此外青年作者彭尼的「激動」，是一篇富有詩意描寫深刻的劇，李人厚先生的屈大夫，另具一種高尚的風格，本刊並接到陳滌藩女士的「秋訊」與李隸瑛君的沒落，因為篇幅關係，暫難發表。特請原諒。

# 瀟湘漣漪半月刊 第三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人

李芳瀾 易夢之 陶致君  
張南燕 黃華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吟章 紙業印刷局  
中山東路  
電話七四二

發行所

瀟湘文藝社  
地址左文襄祠七號

代售處

長沙各大書店

本刊文字未經允許不准轉載

##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二十四册	一元
	預定半年	十二册	五角五分
	零售每册	五分	
	每月二册	一日十六日出版	

郵票代洋九折收用但一角內限。為以

##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並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末。

(三)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於稿上

仲明。

(四)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五) 來稿概不退還無需附寄郵票。

(六) 來稿請直寄

瀟湘漣漪文藝社編輯部。

# 湖南省銀行通告

一、本行奉令發行之元票計橫式棕色十元綠色五元紫色一元共三種係用民國十七年美國鈔票公司印製之長沙銀行各票由本行加印弧形「此鈔票由湖南省銀行兌現」字樣並蓋章簽字。二、本行呈准發行之角票計橫式紅色伍角直式紫色二角橫式綠色壹角共三種均已簽字蓋章以上各鈔票均係十足現金準備每日（除星期及例假外）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由本行長沙總行無限制兌現並按期公開檢查準備金數目登報公布至所設常德津市洪江衡陽邵陽沅陵益陽東坪零陵各匯兌處均免費匯兌本行各鈔票其兌換現金事務統歸本行長沙總行辦理。三、本行奉令收回之元票為橫式正面黑綠色背面棕色一元一種係湘鄂印刷公司所印現僅有二萬餘元流通在外凡持有此票者可即向本行長沙總行如數照兌現光洋并可由各匯兌處免費匯至長沙以便收回銷燬。四、本行呈准作廢之角票為橫式綠色貳角票一種於十九年七月間被匪劫原未簽字蓋章發行迭經登報並兩次張貼通告聲明作廢復經省政府通令嚴究冒混在案並祈公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五十年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月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月刊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月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但老是不離開×城——狹小滯的籠！

身勞心病，世味飽嘗！

她曾經窮到連信紙都沒有，曾穿過很難看的衣服，披了俗不堪耐的顏色的舊圍巾，在馬路上走——怪婦人似的！

總之：過去是恬靜，以後是努力地恬靜，以後呢？她的經過了幾番打擊的心已經萎縮得痛起來！

人爲什麼活着？她真是一點也不懂了！爲什麼要去努力？她只能想到這是不負責的爲天下後世求利益，你看努力於一切，結果自己死了，自己真的享受什麼！後代的人也同樣享受着前人賜與的東西，繼續努力下去，永遠是這樣替後人行方便之門！

她想寫點什麼來記載人間慘酷的痕跡，但是怎樣寫呢，以前是「少年未識」，以後真是「欲說還休」了！

怎樣寫呢？那時候，有幽妙的思想來寫，然而沒有入世的經驗來充實，這材料；可是，等到世態人情，也經領略了一些，又失掉了一顆幽妙的心。

怎樣寫呢？日間簡直沒有空腦筋來想這些；思想偏偏到夜間便來了！然而，一萬戶明燈搖四墜，災非房內陪是漆：「她又沒有錢點燈，——她曾經倚在玻璃上偷了別人的燈光寫東西，因爲恰思想在那時來了，是要趕快趁機會記上去的。」

## 小言

蓮

作人即是進入社會的爲人之道，似乎深藏了神祕的神祕，因爲有「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操而「遇」進在衆上。」這其間自有許多許多因緣在，因緣者包括了裙帶，鄉黨親族，世誼，年誼；……此外能有一種超乎衆上的作人秘訣爲最妙。所謂遇不遇者，就是會不會這種做人的技術。有了後面的一項法寶，即沒有前述因緣，那些能薄操濁的小子，也一樣可以登王者之堂，可以凌駕才高行潔的士大夫，而遇；而進在衆上。

人而德薄且操濁，又不欲退在下流，只有進以研求作人之道，學吹拍捧，及至盡窺三奧，運用得手，自會風順一帆而有干青雲直上之日，於是乎氣洋洋，態驕驕，一搖且三擺矣！

據研究該項技術有素者聲稱，凡欲學習作人技術的信徒，須具以下種種方爲合格。

要伸屈無骨如蚯蚓，迎富惡貧如狗，作威福如狐狸狠毒如蛇蠍，兇猛如狼虎，尤其要有一個時冷時熱，忽長忽圓，又油又滑，善哭善笑變化多端的面孔，設上天假緣生就一幅姣好艷麗的面孔則更幸運，不在此例。最忌有熱血，有廉恥，有同情，有良心。

有了上述資格，便要八面玲瓏，四方圓通，蓋人之初入社會，好像是個多角的水晶體，必須把那些角磨成圓混混，溜滑滑，光亮亮的晶球，於是識者「遇」——即是前述之遇——而欣賞玩弄。雖然，其球之圓之滑之光芒復吸引識者注目竟至愛悅，甚且耗費多資以羅致，於是球亦玩弄識者矣！

久之人球不分，結果只是彼此互玩，彼此互用，彼此互利，在世界擾攘裏佔據着絕大的勢力圈，既富且貴，悠然自得，不遇者遂永無抬頭之日！

八角亭

## 日新昌綢莊

你們的衣服問題如果要適於新生活化及價廉物美者請至八角亭日新昌綢莊去因為該莊最近運到國貨千餘種在這夏季舉行大廉價

## 編後寫

自從李芳蘭君去定縣，本刊第三次又與讀者相見了，但這是多麼不景氣的一個現象，我們的編者五人竟有三個人不能到，張南燕君害病到湘潭養病去了。此次她一篇有連續性的中篇小說「風雨之夜」竟要停刊一次，因為她病了不能執筆，所以不會把續稿寄來，這一個要請讀者原諒的。陶致君家務繁冗，孩子又病了，然而她在看護孩子的病榻旁，還寫了一篇（流浪）和「寄廣柏」，此外青年作者彭尼的「激動」，是一篇富有詩意描寫深刻的劇，李人厚先生的屈大夫，另具一種高尚的風格，本刊並接到陳滌滂女士的「秋訊」與李隸瑛君的沒落，因為篇幅關係，暫難發表。特請原諒。

# 瀟湘漣漪半月刊 第三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人

李芳瀾  
張南燕

易夢之  
黃華

陶致君

發行人

郭竹筠

印刷者

吟章

紙

中山東路  
電話七四二

印刷局

發行所

瀟湘

文藝社

地址左文襄祠七號

社

代售處

長沙各大書店

## 定價

外埠郵費另加	預定全年	二十四册	一元
	預定半年	十二册	五角五分
	零售	每册	五分
	每月二册	一日十六日出版	

郵票代洋九五折用但一角以內限。為以。

##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勿在兩面寫)並將通信地址及投稿者姓名註明稿末。

(三) 編者有刪改來稿之權如不願者請於稿上仲明。

(四) 來稿一經登載後暫酬本刊。

(五) 來稿概不退還無需附寄郵票。

(六) 來稿請直寄

瀟湘漣漪文藝社編輯部。

# 湖南省銀行通告

一、本行奉令發行之元票計橫式棕色十元綠色五元紫色一元共三種係用民國十七年美國鈔票公司印製之長沙銀行各票由本行加印弧形「此鈔票由湖南省銀行兌現」字樣並蓋章簽字。二、本行呈准發行之角票計橫式紅色伍角直式紫色二角橫式綠色壹角共三種均已簽字蓋章以上各鈔票均係十足現金準備每日（除星期及例假外）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由本行長沙總行無限制兌現並按期公開檢查準備金數目登報公布至所設常德津市洪江衡陽邵陽沅陵益陽東坪零陵各匯兌處均免費匯兌本行各鈔票其兌換現金事務統歸本行長沙總行辦理。三、本行奉令收回之元票為橫式正面墨綠色背面棕色一元一種係湘鄂印刷公司所印現僅有二萬餘元流通在外凡持有此票者可即向本行長沙總行如數照兌現光洋并可由各匯兌處免費匯至長沙以便收回銷燬。四、本行呈准作廢之角票為橫式綠色貳角票一種於十九年七月間被匪劫原未簽字蓋章發行迭經登報並兩次張貼通告聲明作廢復經省政府通令嚴究冒混在案並祈公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五種雜誌

本館發行各大雜誌均有悠久而光榮之歷史復業以後已先後復刊五種並刷新內容增闢門類每期提早出版以快讀者先觀現已依照郵局代訂刊物辦法分別領到登記證凡全國各地郵局均可照本館原定價代訂

雜誌名稱	刊別	預定國內	
		全年	半年
東方雜誌	半月刊	三元六角	一元九角
教育雜誌	月刊	一元八角	九角五分
英語週刊	週刊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半月刊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半月刊	一元六角	八角五分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 瀟湘漣漪

## 第四號

風雨之夜(三)	激動(續)	人間漫記之四	生活的權力	黃昏時的歌聲	璐珈	秋風秋雨哭玫瑰	匹夫	旅途雜寫
南燕	彭尼	黃華	江若蘭	雲生	黃尙恭	玖君	紹謨	芳蘭

長沙瀟湘漣漪社發行

九一月一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街 王 藥

# 天申福綢莊

- ▲秋季服料
- ▲大批湧到
- ▲名貴國產
- ▲花名時髦
- ▲尺足價廉
- ▲歡迎光照

## 銀宮電影院 國產名片第一次開演

藝華全配音聲唱片巨袁美美王葉娟演大成  
華部音聲唱片巨袁美美王葉娟演大成

# 逃亡

片中自有，北地的峻崖雄嶺，外蒙古的旌戈，察哈爾，熱河，綏遠的黃雲紫寒，耗資十萬，演員三千，歷程萬里，費時一年。

天公出品 全部配音 是陳片 玉梅秋 葉心秋 功作

# 青春之火

是少年軍官戀愛女性的真摯，青春之火，照耀黯淡的銀壇，有青春少女追求男性的狂熱，青春之火的魔力。

自八月廿九日起 第一次開演 敬請注意 各片日期

月明對白歌唱片  
昏狂  
鄔麗珠開口作

藝華有聲對白片  
新婚的前夜  
黎明輝主演

天一有聲對白片  
重歸  
范雪明主演

聯華歌唱聲片  
秋扇明燈  
黎莉莉主演